

H0/10

语 言 问 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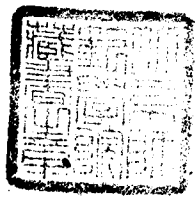
赵 元 任



20903528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903528

语言问题

赵元任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7¹/₂，印张 165千字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300册

统一书号：9017·888 定价：0.90元

出版说明

《语言问题》是赵元任教授的演讲记录。全书十六讲，系统地讲述了语言学以及与语言学有关系的各项基本问题，是作者的重要著作之一。作者为我们写了《新版序》。

新 版 序

这书自从一九六八年再版以来又十多年了。现在又有再印的计划，总是还有点儿用处吧？在再版序中提及我在一九六八年剑桥大学出版部出的一部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那书翻译了法文、西班牙文。本来是从《语言问题》一书改编的，就是把对中国人须说须省的话跟对西洋人须说须省的话不同，所以内容有好些出入。除此没有很多修改的地方。不知道是因为原书没有大毛病，还是因为我自己学问近年来没长进的缘故？请读者断定吧。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赵元任序于加州柏克莱

原 序

这次演讲开始的时候，总题里头的“跟跟”两个字曾经引起了不少的兴趣跟疑问。当晚就有报馆打电话来问，题目里有没有错字？我说没有。等会儿又来电话问，要是没有错字，那么那两个“跟”字怎么讲？我说第一个是大“跟”字，是全题两部分的总连词；第二个是小“跟”字，是“跟语言学有关系”修饰语里头所需的介词。能不能省一个？我说不能，省了就念不通了。可是啊，夜里编辑部换了班儿了，他们拿稿一看：也？怎么两个“跟”字？又来了个电话，问是要两个“跟”字吗？我说要。您不是懂德文吗？这题目用德文讲也可以说“die Sprachwissenschaft mit mit der Sprachwissenschaft verwandten Fragen”，不是有两个“mit”吗？结果第二天登出来居然登对了。可是有些报没打三次电话的，还是登错了。

我引这个例，表示这一系列的演讲是讲语言的，不是讲文字的。尽管通行的文字里不用“跟跟”，甚至连一个“跟”都少见，可是北京口语里最常用的是“跟”，所以就让它去“跟”去了。还有我讲演所用的语言虽然不是所讨论的对象，但是因为讲的时候常常引些各种语言材料的例子，因此全体用了磁带录音的方法录了下来再听写下来，这是一个好法子。（第二讲除外，因为机器坏了，只好特别写出来了。）

关于发刊前讲稿的修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当初讲的时候为使听众了解相当复杂的观念或听清楚奇怪的声音，必得反复解

释或重复念出。可是印出来的文字,读者可以前后复阅,不必费那么多篇幅。因为这个缘故,我曾经就着直接记下来的录音稿删减了很多重复的部分,同时也把一头儿想一头儿说的破碎的句法稍微改完整,改顺当一点儿。可是演讲的场合跟平常写书的场合究竟还是不同。为保存原来讲堂空气起见,除了上述的删除重复跟整理句法以外,一切仍是照旧。关于这一点,台静农先生特别鼓励我这么样儿做,所以原来的“啊”呀,“么”呀,什么的,还有些似不相干而又相干的笑话,为了存真起见,也都照原来的样子留在里头了。

我借这机会谢谢沈刚伯先生提议给这一系列的演讲在台大出版,谢谢台静农先生给我上述的鼓励,谢谢董同龢兄领着郑再发、王雪真、叶松君、丁邦新、郭肇藩、郑锦全几位同学做这很费耐性的记录的工作;他们运用国际音标的纯熟,可以比得上任何国的同等资格的语言学生。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二日

赵元任在台北序

目 录

第一讲	语言学跟语言学有关系的些问题	1
第二讲	语音学跟语音学的音标	12
第三讲	音位论	27
第四讲	词汇跟语法	40
第五讲	四声	59
第六讲	上加成素	84
第七讲	方言跟标准语	98
第八讲	何为正音	108
第九讲	语史跟比较语言学	128
第十讲	语言跟文字	140
第十一讲	外国语的学习跟教学	152
第十二讲	英语的音系跟派别	160
第十三讲	实验语音学	175
第十四讲	一般的信号学	191
第十五讲	各种信号的设计	198
第十六讲	从信号学的立场看中国语文	217
附 录	英文名词索引	230

第一讲 语言学跟语言学 有关系的些问题

沈院长、台主任、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今天有这个机会，在台大文学院中文系开始讲“语言问题”这一系列的演讲，我觉得是一件很愉快、很荣幸、使我很兴奋的事情。今天的讲题是：“语言学跟语言学有关系的些问题”。这题目既然是有“跟”、“同”、“与”、“及”之类的字面在里头，当然至少是分为两部分的：第一部分讲一般的语言学；第二部分就是讲跟语言学有关系的一些问题。现在先讲一般的语言学。

语言是人类有史以前很早就有的东西；可是专以语言为对象，成为一门研究跟学习的叫得出名儿的科目，这只是最近几十年来的事情。这种先有现象，后有研究现象的学科——这种时代上的差别，是极常有的情形；比方上古人就会用火，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才有关于氧气的化学；上古人就知道晒太阳取暖，可是到了二十世纪才有原子核物理这一门科目，才懂得太阳光是氢气融合成氦气所发出来的热能。要说话又说回头呐，语言学这一门学科，也不是忽然就发明或发起的。中国很早就有所谓小学这一门学问。为什么叫小学呐？因为大学是读古人的经书的学问；要对于古人的微言大义有明白的了解，就得对于他们的用字、措词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小学就成为经学的一种辅助的学问。代表这门学问最主要的、集大成的一部著作，当然就是东汉许慎写的《说文

解字》那部书。稍微迟一点发达的嚟，就是汉以后隋、唐、宋、元最盛的所谓音韵学的韵书跟字书。不过音韵学也还是一种辅助的学问，他的目标是在：在读书的时候，可以把正确的音放在正确的字形、字义上；同时对于诗、词、歌、赋的创作跟朗诵，也要有适当的准则。在西方国家的学术史方面，有所谓 Philology 一门学问。照字面上讲，Philology 就是“爱研究字”的意思；所谓字是说出来的字呐，还是写下来的字呐？这就不大清楚了。在事实上，Philology 所注重的是推求某一字在流传的文献当中，某某章句究竟应该怎么怎么讲。所以某种文献，有某种的 Philology，他的性质是近乎咱们所谓考据、训诂之学。那么无论是小学、或是训诂、或是 Philology，虽然注意点的中心不在乎语言，而这些学问所自来的基本材料，不外乎语言，特别是在语言在地理上的分歧，语言在历史上的变迁，随时就会把学者的注意，常常不知不觉的引上一般原理的问题上去。所以一般语言学这东西，就如好多所谓新的学科，并不是一朝一夕忽然兴起的，他的根源也是比较的渐渐的来的。可以代表一般语言学独立的年代——比方拿“language”为书名的作品吧：1921年法国 Joseph Vendryès 出了 Le Langage 这末一部书；差不多同时的嚟，美国的 Edward Sapir 也出了一部书，叫 Language；接着 1922年丹麦的 Otto Jespersen 用英文写了一部叫 Language 的书；1925年美国有一个期刊，叫 Language，第一卷开始刊行；1933年美国的 Leonard Bloomfield 出一部书叫 Language，这是一部最有革命性的、影响最大的著作；以后就是 1956年英国人——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当教授——Joshua Whatmough 写的一部也叫 Language。这最后的一部著作里，虽然有些最近的玩意儿在里头，可是全书比较是通俗性的。还有些性质相同，名称

不叫 Language 的书,我这不过举几个例,代表近年的一般语言学的发展就是了。

我说了半天,都还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或者说尽了些边际的话,而语言的本身方面一点儿都还没说呐!就好比吃煎荷包蛋,只吃外面的白,还没吃到里边的黄儿呐!

语言是什么东西呐?语言是人跟人互通信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成系统的行为的方式。

语言的特征,第一:它是一种自主的、有意识的行为。咳嗽、打喷嚏不是语言,情不自禁的哭或是笑不是语言,可是唤人注意的 [ə hō] 成心说的,那是语言;同样 [a ha] 也是语言。因为那些不是真的咳嗽、不是真的笑,是可以自主,要发要不发的,是有意识的行为。

第二个特征:语言跟语言所表达的事物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完全是约定俗成的关系;这是已然的事实,而没有天然、必然的关系。一个一生只用过一种语言的人,往往分不出语言跟语言所代表的事物来;所以在世界各地初民社会往往相信咒骂一个人的名字,就会加害到那个人的本身上。听说从前有个老太婆,初次跟外国话有点儿接触,她就希奇得简直不相信。她说:“他们的说话真怪,嘎?明明儿是五个,法国人不管五个叫‘五个’,偏偏要管它叫‘三个’(cinq);日本人又管十叫‘九’(シュウ);明明儿脚上穿的鞋,日本人不管鞋叫‘鞋’,偏偏儿要管鞋叫‘裤子’(クツ);这明明儿是水,英国人偏偏儿要叫它‘窝头’(water),法国人偏偏儿要叫它‘滴漏’(de l'eau),只有咱们中国人好好儿的管它叫‘水’!咱们不但是管它叫‘水’诶,这东西明明儿是‘水’哩!”“这明明儿是水”这句话的精神,可以代表语言跟语言所代表的事物的关系,表现得再准确

没有的了。一方面它表示关系的密切程度，使用语言的人根本不觉得是有两件事在里头；另一方面呐，所谓“明明儿是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完全是任意的，只是约定俗成的关系。

我刚才讲那个故事的时候儿，我只说有个老太婆，后来讲讲好象是中国乡下的老太婆似的，其实，这是从德国的故事翻译过来的，只是为求得使这个故事说得活灵活现的，所以我就给它有点儿上海人所谓的“调枪花”，给它改编了。要照原来的翻译起来，那么最后几句，其实是这么说的：“英国人管它叫 water，法国人管它叫 de l'eau，只有咱们德国人，管它好好儿的叫 wasser，咱们不但管它叫 wasser 诶，这东西明明儿是 wasser 嚯！”这么一讲，你们听多别扭——简直是个阿木林了！咱们处在旁观的地位，听那个德国老太婆那么样说，马上就听出来这显然是德国人的偏见，咱们拿一个不熟的语言一比，马上就觉出来，水这个东西本身是一回事儿，wasser 这个字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水才不“明明儿”是 wasser 呐！

语言的第三个特征：语言之所以为语言，是一个人类社会的传统的机构。一种语言的产生，至少是由上千上万人的共同生活演变而成的、大同小异的互通信息的方式。语言在社会的变迁当中，固然有兴替盛衰的现象，所以现在调查语言的学者，有时候儿会碰到了只能找着仅存的一、二位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来发言，这人死了，这种语言就亡了。可是他这种语言早先总是有很多的人用，才会形成一个有系统的语言。

特征第四：语言既然是一种传统的机构，所以它同时富于保守性，又是跟着时代变迁的。常常有人拿语言的变化跟动、植物的进化史比较。固然有些相似的地方，不过两者的速度是很不同的。语

言的变迁在一个人的一生就可以觉得出来的，所以是以几十年算的，生物的演变那就慢得多，除了人工的特别选种和试验以外，通常的生物的演变总是以万、十万、百万年计，才有物种上的变化。

特征第五：任何一个语言，是一个由比较少的音类所组织的有系统的结构。人的耳朵的辨声音的能力是以千、万计，可是任何一个语言所利用的必要的区别，只是以几十、乃至仅仅乎十几计的，这是平常人不大想到的语言上的事实。在一个语言范围之内，它的音类不但数目少，而且总是成一个相当有系统的结构。当然每一个语言的系统里有各别的特点，比方说：中国话有四声；英国话动词分现在、过去；德国话名词分阴、阳、中三性；不管系统是复杂还是简单，有系统总比没有系统有办法一点儿。那么，现在因为时间的限制，在这上半讲，讲一般语言学范围之内，就讲一讲历史语言学跟一般语言学的关系。

一般语言学的旨趣在探求人类语言的共同点，发音的清浊、长短、高低，发音的层次，词、逗、句，语义的次序先后，结构上的分合，声音的多少，跟意义的分合，这些因素。这些问题是各个语言都共有的，虽然在不同的语言里，有不同的实现的方式，可是有些一般的语言的原则可寻，有普遍的研究方法可以适用的。至于历史的语言学呐，按广义说起来，包括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语言的事实叙述跟描写，可是照学科的名目的习惯说起来啊，描写现在的语言学的学问通常不叫历史的语言学，而就叫描写的语言学。关于这个，以后还有较详细的讨论。我现在拿一个自然科学的比喻来解释一下一般语言学跟历史的语言学吧。自然科学里的数、理、化是一般性的、是没有时代性的，但是数、理、化应用在事实上真有的物体、物质上，无论是古是今，就成为历史性的科学了。照这样看法，

天文是历史性的科学,因为是讲太阳、九大行星、恒星、星云等等的事实上的记载。地理、地文也是历史性的科学;地质更是历史性的科学了。一般语言学的其它方面很多,例如:语言的分类跟分布、语言跟意义的关系、语言跟文字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以后还会再提到的。

现在这一个钟头里,剩下的时间既然不多了,那么这第一讲的上半讲——就是一般语言学这个题目——就算结束了。余下的时候,我讲一讲以后几次的题目跟各题的内容的大概。

第二次演讲,预备讲语音学。语音的基本材料既然是人类唇、舌、喉、齿、牙所发的声音,那么最先应该讲语音了。标记语音得用较有系统的符号,所以在这一讲里——就是第二次演讲里——也预备附带讲一点通行的音标标音法。

第三次讲题是音位论。我刚才已经提过人类语言可能发的音是千变万化的,但是在某一个语言里头,他所用得着的声音上的必不可少的区别出来的音类,不是以千、万计,而是以十几、数十计的,这些比较少数的提纲挈领的单位,叫做音位。这是第三讲预备讲的题目。

第四讲题目是词汇跟语法。语言本身的质地是由声音所构成,但是,单是声音甚至单是音位,还不是语言,必定音位跟音位相连,成为有系统、有意义的结构方才成为语言。第四讲的词汇跟文法的问题、或者语法的问题,就走向有意义的结构的路上去了。这一讲只是把这些问题在语言学上的地位说明一下。因为打算另外还有一系列的讨论会专门讨论语法问题,所以在这一系列的演讲里头就不再细分节目了。

第五讲的题目是四声。四声是平、上、去、入,还是阴、阳、

上、去呐，还是什么呐？以后我还讲到标准音的问题，大概对于这个四声发生标准音问题特别多。那时我从历史方面，从四声地理上分布方面，再讲一讲与这个四声的标准的有关系的问题。

第六讲讲上加成素；这是我杜撰的名词，是翻译 suprasegmental elements 的；这名词还有可以商榷的余地。大致说起来，是讲咬字的轻重、语调的高低、缓急等等，因为这些成素是在一般语音成素之外的，就是在声母、韵母和声调之外再同时并加上去的，所以叫作上加成素。它的功用，一方面辨别语法的结构；另一方面可以表达说话的情感、态度和含义等等。第六讲就是讲这种上加成素。

第七讲讲方言跟标准语；这是除了四声以外讲一般的方言跟标准语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方言的分枝，同时也有大家公用的标准语或者国语；在这第七讲就预备讲这个问题。那么特别在这个五方杂处的、差不多全国各种方言都有代表的台湾这个地方，当然是大家都重视的问题。

第八讲讲何谓正音。为什么不说何谓国音呐？因为正音的意义比国音要广一点儿。比方我们作方言调查的时候，问破绽这两个字怎么念，这地方发音人也许说：我们这里读 [p'uaɪ diəŋ-ɿ]——这是我随便瞎造的一个方言，不知道有没有方言那样念法子——这个调查的人一听，也许疑心这个人念白字儿，管‘破绽(ㄉㄧㄥ)’叫‘破定’，说：“看出破定来了”——应该说：“看出破绽来了”——这个调查的人就问他说：“嗯？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可以读‘看出破绽’呐？”他们说：“我们这地方是说 [p'uaɪ diəŋ-ɿ]”。那么按照语言学田野工作的规矩，凡是某处本地人对于他自己的方言的事实，他是最后最高的权威，你只要查出他的履历是可靠

的，的确是本地人，那么对于发音上，就没法子跟他辩的，他说是这样就是这样。也许这个人念了白字儿了，也许这个地方有史以来根本就一直保存古音，一直没改成象统(ㄅ)这样读法的，所以这种问题不是国音不国音的问题，是任何地方，何为正音的问题。就在国音范围之内，有时候也有两可的读音，或是几种可能。比方说，你查韵书，查反切，“可笑的”应该说是滑稽(《X 41》，可是现在你说滑稽(《X 41)，根本就没人懂，你说滑稽(《X 41)，人家听了觉得很滑稽(ΓXY 41)。讲究古音的，觉得这是错了，不过这错的年代多了；不用说错了几百年，就是说几十年，大家已经就这么说了，就成了所谓叫习非成是的局面了。什么时候习非才成了是，什么时候还不是？这个很成问题，很值得讨论讨论。

第九讲讲语史学跟语言的比较。刚才我已经提过，向来研究语言的都是注重语史方面，这是晚近几十年来才注意直接描写一个时代、一处地方的语言。在这一讲(就是第九讲)预备讲一点语史学跟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大纲。

第十讲讲文字与语言。文字与语言不是一个东西，但是文字跟语言关系的密切，是用不着说的。现在大家正是特别注重文字的实用与文字教学的问题。在这一讲的范围之内，打算注重文字跟语言关系的学理方面的问题。

第十一讲预备讲一点外国语言的学习跟教学的问题。在这里多数人注意的问题当然是中国人学外国语的问题，但是因为近年来对于教外国人学中国语言稍为有一点经验，所以对这方面也预备提一提。

第十二讲预备讲英语的发音的系统跟派别，这是接着上一讲，就是接着讲外国语方面的，就英语一方面特别多讲一点儿。

以上十二讲是在严格的语言学范围之内题目。以后的几讲呐,就是在与语言学有关系的各问题,讲几个更概括更基本性的问题。那么第十三讲讲实验语音学。向来语音学是以发音的生理学为基本,在第二讲里预备讲这一方面。至于声音的本身,不是因为它并不要紧,是因为一直没法儿把它捉摸得住,所以老没讲声学的实验语音学。一直到了最近二、三十年以来,在声学方面有了特别显著的进步,才有声学的实验语音学。这是第十三讲的题目。

第十四讲讲一般的信号学。信号学这名词也还有商量的余地。语言是传递消息的一种信号,标记语言的文字也是一种信号。在特别的语言,比如科学的专门术语,跟各种符号——例如数学、化学、乃至音乐里的符号,也都是信号。早先我个人曾经注意到各种符号的一般理论,在1926年,在《科学杂志》上(1926年,十一卷五期跟十一期),曾经发表两篇《符号学大纲》,那时候的看法还是偏重于固定的符号跟固定的对象的配合;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在英国、美国以及其它的国家,从几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使得广义的信号学成为学术界、甚至在社会本身上的一系列的很多的问题。一方面是电信学方面在传递的技术上有了许多的新进展。第二呐,在语言学本身有了较分析性的理论可以跟其它的信号学联系起来。第三,对于人类跟动物的神经系统跟行为上的反应,以前只有一些想当然的理论,而一直到近年来,从实验上的确找出些反应与控制的线索跟这个电信交通有原则上、机构上很类似的地方。第四,从信息的传递,又扩展到动作的控制,于是有工业上、战争上、交通上种种自动控制的设计,有好些地方不仅是把人的智慧给机械化,简直有时候儿使这个机械智慧化。这就是这一讲的节目。底下两讲就是这个里头的一部分。

第十五讲讲各种信号的设计跟讲信号的记录跟传递的几个实例。

第十六讲又回到语言学本身，讲题是：从信号学的立场上来看中国语文。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从史前就有语言，有史以来就有代表语言的文字，所以能表达一个民族文化的信号系统，没有再比自己的语文再合适的方法了。但是任何文化不是站着不动的，文化自己有自己时代上的变迁，跟其他文化接触的时候儿，又发生文化交流的现象。可是语文这东西，唯其在人的生活当中，已经成了极密切的一部分，所以总是带有极强的保守性，结果就成了新生活变化发展而旧语文来不及应付新要求的局面；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不仅是中国有这种情形。那么在这第十六讲么，就预备从信号的效率的观点来看看中国语文占甚么地位。

最后如果有剩余的时间，大家如果对于某些问题有兴趣，而以前没有提到的，可以请提出来讨论讨论。可是，我请大家在最后一次问问题，并不是说从现在起两个多月一直不许人家开口。平常讲的时候，如果有的字我没说清楚，有的话说得太含混不明白，请各位随时举手发问。我希望每次最后留个十分钟左右，在大家没散的时候问问对于多数人有兴趣的问题——有普遍兴趣性的问题。时间来不及的话么，我每次讲到六点钟，讲完了以后，我总还留若干时候，答复个别的问题。

今天报告这一系列的语言问题，演讲的大致内容也就是这样子。诸位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问题是从专题转到概论，从概论又回到专题。我二十多年来没机会用中国话演说，没有机会用中国话演讲，讲起来恐怕有好些很生滞的地方，有时候大家也许还听得出来，我现在想要说中国话，其实是从外国话——我心里头想的外国